

深秋时节，我回到乡下。阳光温暖，金色的树叶泛着金属干净的光泽。庄稼早已拉进了场院，只剩一些憔悴的秸秆很不情愿地蜷伏在田垄间，在瘫痪的秋风里牛一样反刍昔日的光风霁月。

山坡上，云彩在轻盈地游移；田间，人影、驴车、农用车或拖拉机或行或停，俨然棋盘的棋子。

山坡没有牛的影子，田间也不见牛的影子。一位提篮捡蘑菇的老者说，村里已经没有人家饲养耕牛了！

也是，如今生活节奏快捷，人心浮躁，谁还有闲工夫跟得上耕牛慢条斯理的脚步呢？但是，没有了耕牛，没有了悠长的牛吟和牛粪那青草芽子般浓郁的土腥气，一个村庄还配叫村庄吗？

恍惚间，农耕的乡下生活渐渐涌入脑际。那条陪伴我3年的毛色黧黑的耕牛亦蒙蒙走来。尽管30多年过去，往事如同黑白影片，有着低沉的色调和模糊的渍痕，但那回怆恻的意蕴，还在击打着我的心扉。

东山。晚风，落日，败叶萧萧。我抱着头蹲在山坡忧伤。身边，一辆马车栽倒了，天翻地覆。一车秸秆玉黄穗头金黄的谷子被压在马车下面，好似五行山镇压的孙行者。脱落的谷粒在摇晃，一直滚到我的身边。我挪挪身躯。旁边，是一道深壑，壑壁陡峭，有如刀劈，仿佛有一股股凉气升腾上来。两匹健硕的骡子一前一后栽倒在地，鼻子喷着热气，挥动着蹄子刨着地面，挣扎。好在是褐黄色骡子驾辕，它驯顺一些。要是前面拉套的脾气暴躁的灰青色骡子驾辕，无疑就应了那句“赶车的让驴说了算”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我捂着眼睛，把泪水拭去，固守着男人的尊严。直到天色如一块幕布，遮住了人间的悲喜。

妈妈有病，爸爸年迈。我从部队一回村，全家差不多10亩土地都归我耕作、打理。两匹骡子是借来的。显然，没有自己的牲畜，当不好庄稼人。

全家东挪西借，凑了280元，买了一头黧黑色的羸牛。卖牛的人是爸爸的朋友，羸牛其实是他准备喂槽牛卖钱的。那天，我步行到那人家赶牛。那人说，本来，卖牲畜，是要留下笼头的。我和你爸爸是朋友，不避讳那些讲究啦，让牛戴着笼头，你牵着顺手。他说，牛是弱了一些，但老实、忠厚、通人性，你年纪轻轻的，乍一回村干农活，这样的牲口不欺负你。

说心里话，我对这羸牛有偏见。它穿着一只蒙有玻璃花的瞽目，鼓着两侧圆圆的肚子，背上的毛还不平顺，有的地方就像伏伏的庄稼，还络在一起，让人想起恶心的秃疮。它不以为然，迈着四方步，就是一个节奏，慢慢地走，彳亍。拽它，喊它，甚至用石

头擀它，都无济于事，像个安步当车的老太爷。二十几里山路，整整走了一下午。

这个家伙，到我家却不陌生。不叫，不闹，给水喝水，给草吃草，宾至如归，像个参禅的智者，安之若素。

我急就了一槽草的牛棚，搭了几片石棉瓦，把土坯在里面垒出槽子，上面漫了一层水泥。于牛槽边竖立一根榆木，那是拴牛的桩子。木桩上，黑色的树斑像几只大大小小的眼睛嵌在那里，有的炯炯有神，有的则呆滞不堪。我每天捆猪蹄一样系好拴牛的梅花扣。梅花

迷幻的银白色。当你敛声屏气倾听风儿吹拂它的温存之声时，你的灵魂却首先闻到了来自大地的一股经久不衰的芳菲之气。

我薅地里的蒿草，耨地头野草，黑牛在田界、地头啃啃青草，绝不越界咬一口土豆花或庄稼穗儿。这时节，四野氤氲着庄稼、草木的芳香，醉人。

秋天，就没有沉醉的时间了。尤其秋收后，要把满地的茬棒儿翻一遍，那是非常劳累的。土地板结了，加上庄稼割倒后茬子没有腐烂，犁杖插入垄台，

阻力重重。耕牛难免吭吭哧哧。我有个邻居，他犁地时驱赶着一头健硕的黄牛。黄牛走到地头，疲惫了，罢工了，任凭主人的驱甚至鞭笞，就是站在那里不动。邻居气恼，上前抱住黄牛的脑袋，在其脖颈上狠狠咬了一口。结果黄牛暴怒，拽起犁杖飞身跑下山坡。一架好好的犁杖，硬是四分五裂了。

黑牛没有悻悻过。只有一次犁地时，它被飞舞的蜜蜂所蜇，一下子蹿得老高，疯狂奔向田边的河道。那次，犁铧子折了，犁辕子断裂。但是，当它见我蹲伏在河道抚摸着残犁叹息，竟然安静下来，过来轻轻地舔舐我的手背。

翌年春天，乍暖还寒，黑牛拉着胶皮轱辘车，给山那边三里外的坡地送粪。我坐在车上，或踱步下车，手摇懒牛愁，有了一些乐天知命的镇定。那天，从星星启明，到暮色四合，拉了9车粪，让一个个馒头样的粪丘遍布了两块山地。

种桃获李。村里选举村干部，村民代表见我朴实，竟投了我17票。虽然我没有当选，但主持选举的乡书记因此知道了我这个人。他说，那是一个务实的青年人！今年，乡里选聘团委书记，我有幸忝列三位候选人之一，经过考试、考核，成为一名乡干部。

我上班的那一年，家里的三只羊死了，两口猪死了，连几只鸡也在瘟疫翅膀阴影下丧生！秋天，我对妻子说，算了，你就安心照顾妈妈和孩子吧，把土地承包出去，把黑牛卖掉。

我牵着黑牛出村，它对此浑然不觉，跟着我彳亍而行。走公路，穿小路，趟过大牛群河。

在集市，它被人牵走的那一刻，居然“哞”的长唤了一声，并扭过头来。它那只患玻璃花突起的瞽目上，竟染上了晶莹的水花！

原来一直以为它是哑巴的！我役使三年，它没有吼叫过一声！

我再不敢看它，而是转过身，匆匆走掉。在大牛群河边，一扬手，将那懒牛愁扔进了湍急的水里。

■ 乡土

# 那头毛色黧黑的羸牛

刘 洸



扣在雾气中颤颤欲动，仿佛有真正的花在盛开。

从此，平生中在乡下躬耕的3年里，这黑牛与我朝夕相处，栉风沐雨。送粪，春种，秋收，无论干什么，它都是那么安详，尽管慢，但绝不偷懒。种地，我扶犁杖，它拉，我尽力推犁把；拉庄稼，我把着车辕，尽力往前拽。它呢，总是一个劲，拉车上坡就躬下腰四脚踏实，犁地遇到坚硬的茬子，就瞪着眼睛喘着粗气抵着尾巴。这时，它的汗就下来了，洇洇染湿了漆黑的皮毛。

赶牛的人，手头有鞭子，杆儿短皮鞭长，鞭稍儿拴一个大大的疙瘩，叫懒牛愁。懒牛愁在我手上，就是一摆设，多数都是在牛背上空摇晃着，有时打了，也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它口齿大了，又是羸牛，真下不去了。

在山坡地种谷子、黍子、荞麦，都是黑牛自己拉犁，几乎马不停蹄。只有种土豆，它才有喘息的工夫。我们犁下一条垄沟，我帮妻子把挖好的土豆芽瓣一瓣一瓣按在土里，撒上粪肥，敷上土，才去犁另一条垄。这期间，它就伫立在地头，啃地面的春草。它从不乱跑乱乱绳套。

最是七月的农村，一地光色。你会看到一片土豆花盛开的风景。那花朵呈穗状，金钟般垂吊着，泛出

## 友情不论斤两

董 行

冬天，湖水退下去很多，船靠不了岸。老陈不得不赤脚踩着一只多深的淤泥，把我和朋友一个一个地背到他的船上。还是那条船，然而船上却只有老陈自己。老陈说：“儿子跑运输去了，我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所以也就没法进城去看你。”我突然为自己的狭隘而惭愧起来。

那天，朋友在湖上拍了很多照片。像以往一样，当我离开的时候，老陈给我们装上了几条最好的鱼。不过老陈说：“这是送给你朋友的，难得他第一次到湖上来。”朋友忙说：“那就称称吧，我应该付点钱吧。”老陈正色道，你问问老董，这么多年，我与他的友情论过斤、称过两没有？

上帝受苦仆人约伯的眼泪。多年前我在原住民村与它擦身而过，它像凝固泪珠，原住民女孩把它们串成项链和腕链。薏米，清热利尿，我相信粥的微小与它有关。

少不了灾实，我喜欢它，因它的名字以广府话发音听来像“事实”。有灾实，很实在。还有莲子、百合，形影相随，像佳偶。最后放一点桂圆，即龙眼，它很甜。桂圆，会令我想起明末清初的吴三桂和陈圆圆，我不怎么喜欢这两个人，提到桂圆，脑海总有他们两人的影子。

一锅腊八粥，五谷杂粮融为一体，仿佛不同性格气质的人组合的共同体，是独特的。上品的腊八粥，不是强调甜或咸，而是在意各种食材原味混合后的清香味。

我投入一小撮盐，不是要让粥变咸，而是让盐来提味。记得耶稣说，我们是盐，也是光。一口一口品尝，从一碗杂粮粥里，我看到自己的遗憾、疑惑、苦楚、迷茫，当然也看到自己和谐喜悦的时候。当我从清淡之中，尝到五谷杂粮和干果融合的清香，心中会禁不住发出赞美，今年腊八的盛宴，可以只是一碗粥，因它盛载着一年的祝福。我深深体会《诗篇》这一句：“祢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谷杂粮——米、豆、麦、薯、黍，再加干果、硬壳果，总之收成什么就加什么。我想起苏东坡《前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大概就是说，山水间的清风明月，尽情听，尽情看。苏东坡从大自然华美丰盛且又有规律的秩序中，猜想一定会有一个大智慧的创造者吧。这一切创造是给我们享用的。

抓一把红豆，它是旧约圣经人物以扫的遗憾，他轻看自己身份，因一碗红豆汤就出卖自己身份，它给我警惕。再加红枣和枸杞，红色，微甜。

薏米和大麦纠结多年，我终于弄清楚它们的身份。薏米本有洋名“Job's Tears”，即是

临海的地方是福地，有海的城市兴旺发达。虽然这不是普遍真理，但事实证明，靠不靠海就是不一样。

庆幸我生在靠海的城市，并在此生活工作。这里原本就是个渔村，草屋旧船，无人关注，无人理睬。1869年，一群外国人踏上这块土地，又是勘测，又是考察。之后一个叫李希霍芬的地质学家，向德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的报告，特别强调了胶州湾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军事经济价值，认定胶州湾最适宜建港湾。而此时的清政府似乎也渐渐意识到沿海的重要性，1891年6月，时任直隶总督并负责督办北洋海防的李鸿章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巡查一番后，奏请朝廷将登州镇总兵衙门移置胶澳，这便成为青岛建置之始。

青岛的诞生，除了政治等因素外，还在于其三面环海的独特地理位置。这里有总长816公里的海岸线，蜿蜒在1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里，其中大陆岸线710公里，占山东省岸线的1/4强。这在国内同类沿海城市中，是不多见的。

海湾多，海岛多。这又是青岛一大特色。自北而南分布着丁字湾、栲栳湾、盐湾、崂山湾、小青岛、王哥庄湾、流清河湾、沙子口湾、麦岛湾、浮山湾、太平湾、汇泉湾、前海湾、胶州湾、唐岛湾、灵山湾、董家口湾、沐官岛湾、黄岛前湾、红岛湾、女姑口湾、沧口湾，林林总总共49个。62个海岛、7个人工陆连岛，犹如散落的棋子，星罗密布在城市周围。

青岛海域的海水深度、风力、潮汐，很适合船只进出。足有两里宽的水面，有4里长、直径1000多米的底部海沟，即便退潮时仍保持着6米多深，足以通过数万吨级的舰船。当年李希霍芬将这里称为天然良港，不是信口雌黄。

大海把青岛推到了中国的版图上，也引起了列强的觊觎和垂涎。先是德国人的大炮，而后是日本人的刺刀，再后来美国人的军舰游弋青岛大海，并在青岛驻军，开办俱乐部，染指这座被誉为“东方瑞士”的美丽城市。

曾经有个说法，是外国人发现了青岛，建设了青岛。这完全是谬论。

翻开历史会发现，山东半岛是春秋战国时期“海王之国”齐国的要地，琅琊，现在青岛西海岸所属区域，是史载最早的海港。秦始皇、汉武帝巡海多次经过此处，徐福东渡、箕子去国、股人东渡，也都是从这里出发。这里还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繁荣之地，连接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唐宋

## 靠海的青岛

王 溱

时期，青岛作为衔接南北航运的“中转站”，以致朝廷专门在现在的胶州板桥镇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

解放后的青岛，依然因大海引世人瞩目。全国唯一的海洋专业高等学府——山东海洋学院（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技术力量雄厚的海洋专门研究机构——中科院海洋研究所，黄海水产研究所等著名院校、科研机构落户青岛。人民解放军三大舰队之一的北海舰队司令部、培养潜艇军官的海军潜艇学院，也设立在青岛。如今，被称为世界级海洋实验室的海洋国家实验室与国家深海基地又在青岛扎根。

每天，从“四大洋”驰来穿梭于青岛大海上的各种船只接连不断。迄今已有124年历史的青岛港，已成为中国第二个外贸亿吨吞吐大港，是太平洋西海岸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和海上运输枢纽。港口货物吞吐量在全球排名中位居第九。

潮起潮落的大海，为人类享受生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夏天到大海里游泳、冲浪、扬帆，享受海鲜大餐，然后是各式各样以大海为背景的艺术、娱乐、商业、建筑、旅游、文化建设，多姿多彩的美好世界，是大海无私的馈赠。

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选择了北京，帆船比赛城市同时也在激烈的选择中。当时靠海的城市争相亮相“杀手铜”，最后就剩下两个北方城市，水质、潮汐、环境、人文，相得益彰，难分仲伯。但最终青岛因赛场浮山湾是这个城市最美丽的区域之一，8月份中国所有沿海城市中，青岛是风力最好的城市之一，赢得了承办资格。

如今，青岛的“帆船基地”已成为地标，外来的客人无不为此美丽大气的景观折服，惊叹。她犹如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湾，彰显着现代化国际城市的风范，又体现着民族和地方的特色。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美妙动听的歌声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但真正能感受到其无穷魅力的，或许还是那些生活在大海边的人。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 食话



### 腊八粥的省思

陶诗秀

黍，是冬祭。腊八粥是冬祭的祭品。于中国先民，腊八那天煮的粥，原是丰收后祭祀的祭品，祈求新的一年，仍然是一个丰年。

祖父说，农历十二月，称作“腊月”，凡在这时候让北风风干的畜产品，一律在前面冠上一个“腊”字；原来腊肠、腊肉、腊鸭与“蜡烛、蜡油”无关，我一直以为腊肠和腊肉是打了一层蜡的畜产品。农历十二月初八，是腊八。祖父曾说，在腊八，煮腊八粥祭祖先，吃腊八粥。

我们家开杂货店，父亲每天劳累不爱吃粥，母亲通常只会在礼拜天中午煮一餐粥，而且必须浓稠，不然父亲会说荷包一泡尿，肚子就饿了。

但祖父说，腊八一定要喝腊八粥。腊八粥的基础，是五